◆青春

不负青春,垒高自己

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76班 肖嘉欣

她坐在桌前,看着那只得了57分的试卷,泪水夺眶而出。月光静静地投射在桌上,投射在那份可怜兮兮的试卷上,投射在她那苍白而又写满忧伤痛苦的脸上。

泪水,已将那份试卷打湿。她真的不敢相信,这就是她挑灯夜战的结果,这就是她给予父母的回报。她抬起头,看着窗外,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她的双眼。回想起父母对她的百般呵护,回想起老师的殷切希望,她的心就如刀割一般生疼。她无法向他们交代,无法原谅自己。

月光将她瘦小的身子拉得老长。她陷入了痛苦的回忆。每天,她都学习得很晚。她总是埋怨老师讲得太慢,因而对基础题从来不屑一顾。她想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,却是这样的结果?她抬起头,想让大脑舒展一下。突然,窗外那堵高高的墙闯入她的眼帘,那是一堵厚厚的用细小砖块垒成的墙。

一阵冷风吹来,她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此时,迷茫的她顿时清醒了许多。仔细分析试卷,她终于明白了,正是因为对基础知识的忽略,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。

人生的每一个脚印不就是一块块砖石吗?万丈高楼平地起,只有用一块块的砖石才能垒成高楼大厦;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只有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往前走,才能达到人生的终点。墙倒了,可以再砌;考试失败了,可以重新再来。现在,自己的一块砖掉了,应该把它捡起来,重新垒进自己的生命之墙上。

月儿轻移。月光悄悄地投射到窗外那堵厚厚的墙上。看着那堵月色斑驳的厚墙,再看看桌上那张被泪水浸湿的考卷,她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她抬起手,将泪水擦干。她开始思考,开始总结,开始寻找那块属于自己的砖石。

第二次月考成绩出来了,她不再泪眼婆娑。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,把试卷照得亮堂堂的。她再一次看向那堵墙,感觉它更高了,也更结实了。

(指导老师:李雪晴 杨昌盛)

◆思考

一场时空旅行

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李莹莹

早上一睁开眼睛,我发现周围的东西全部都变了样:家里的液晶电视机变成了台式电视机,电视机里放着黑白电视剧,冰箱不见了踪影,桌子已经破烂不堪,连家里的米缸也不知在何时变成了一个麻布袋。再看看自己身上,穿着的衣服怎么到处是洞。我赶紧跑出去打开门,眼前的景象令我吃惊,一大群男人女人在田地里耕种,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在玩游戏。我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,再努力睁开,眼前的景象丝毫没有变化。

过了一会儿,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小男孩儿回来了。我试图和她说话,可是她好似看不见我,直接从我前面走了过去,进了厨房。那厨房里乌漆麻黑的,她点了火烧了些水。她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,向米袋那边走去。米袋里的米少得可怜,她盛了一小杯米,拿起旁边的红薯,然后又进了厨房。她把米煮熟,再把红薯放进米饭里面搅拌。这个时候四个小男孩突然闯了进来,开心地叫着娘。其中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,开心地炫耀着:"娘,您快看,这是我的新衣服。"那个妇女二话没说,拿起棍子就开始打那个小男孩,嘴里还不停地说道:"你哪来的钱买衣服,是不是去哪里偷的?"小男孩边哭边解释道:"这是我平常攒下来的钱,用那些钱买了手套,然后用那些手套去做了一件衣服。"女人停止了打骂,摸了摸小男孩的头。小男孩骄傲地笑了,其他三个小男孩向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。

饭熟了,一个男人回来了。他嘴里叫着翠兰翠兰,然后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饭。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说着,笑着。

梦醒了,我发现我又回到了熟悉的环境。家里的液晶电视放着现在热播的电视剧,冰箱也摆在客厅,桌子也完好无损地摆在那里,大大的米缸里装满了米,我身上的衣服也还是那么艳丽。我笑了,为我们的丰衣足食而笑,为我们的衣食无忧而笑,为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而笑。

这个梦境让我看到了我奶奶那一辈人的贫穷与辛苦。也许是因为奶奶很喜欢给我讲她以前的故事的缘故,我才会对这个梦印象深刻。今昔对比,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辛苦,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奋斗。

◆成长

瘦弱的苔草

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何子彤

烦闷的夏风向我扑来,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,我的心情复杂不已,直把泥沙踩得作响,丝毫也不在乎新买的小白鞋。

来吧,一切都过来吧。妈妈的唠叨声,老爸的叹息声,早已回荡在我的耳边。帆布袋轻垮垮的,但袋中的几张试卷仿佛有千斤重,勒得我的肩膀发酸。

我磨磨叽叽地爬上楼,打开房门,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风暴,但屋里空荡荡的。正当我以为逃过一劫时,爷爷的出现让我大吃一惊。他站在我背后,一个苍老而有力的声音说:"彤儿,回来了,考得怎么样?""不好。"我小声地答道,眼泪不争气地扑扑往下掉……

爷爷发现我哭了,安慰道:"一次考试考不好不要紧,只要你今后努力就行。"

我小声地说:"初中的科目太多,我感觉太难了。"

爷爷一听严肃起来:"你说这话,我不爱听。办法只比困难多,你咋有畏难情绪呢?"

爷爷的话直率、简短、干脆,正如他这个人一样。爷爷七十来岁了,有点瘦,腰杆子永远挺得直直的,黝黑而粗糙的皮肤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他的双眼大大的,炯炯有神,慈祥中带着几丝严肃,和蔼可亲中又有几分威严。

我的脑袋一时短了路,原先准备好的一套说辞也忘得一干二净了,只是语无伦次道:"我……我……"

"别解释了。"爷爷摆摆手,"你跟我来。"说罢便自顾自顾地走出门外。我只得跟着出去。

屋后有个水泥坪,坪边有几丛翠绿的野草贴着地面长着,我不知名字。它们是从水泥缝中钻出身来的,线形的叶子非常柔弱。爷爷蹲下身,双手抚摸着小草,说了句"这是苔草"。我也蹲下身子,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摆弄着草的叶子。"你能拔下几根吗?"爷爷说。我不屑地伸出手揪着四五根,心想,这还不容易。然而,拔了一会,发现自己被狠狠打脸了。我使出浑身气力,未伤苔草毫毛。"拔不动吧?别小看它,它的叶是植物中最坚韧的一种。你在学习上也要有它这种精神。"爷爷小声地说。我又羞又恼,随手捡了块石头压在它身上,便气冲冲地走了。

周末下午,我还在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郁闷,在胡同里瞎转。不经意间,我惊奇地发现了几天前被我虐待的那株苔草。它被石头压着,叶片居然没有变黄,硬生生地从石头下伸出头来吸收阳光。我心中一震,愧疚地小心翼翼地把石块挪开。

屋檐下,爷爷正微笑着看着我——一个正发生蜕变的小女孩。

(指导老师:林日新 林俊雯)

◆记录

沱江纪游

广西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袁涵颖

去年七月,我们于绛紫色的暮霭里踏上了湘西的土地;又于第二日的破晓鸡鸣中苏醒,出发去一探那梦中的沱江。

踏出客栈,天空已泛出鱼肚白,透出些明媚的蔚蓝色。穿越几条街巷,淡蓝色的晨霭仍未消去,古老的凤凰古城在朦胧的雾气中颇含有神秘而不可言说的美。而在尚未抵至江岸之际,耳边便已隐隐传来沱江轻声慢语的呼唤。

待行至江边,天光已大亮,雾气也逐渐消退。漫步江岸,流水淌来一阵蛙鸣,和着涛声奏出一串和谐的韵律。彼时,阳光尚未完全布满沱江,江面一半曝于光亮,宛如万千金鲤曳尾嬉戏其中;一半隐于阴翳,酝酿着一汪静谧的深蓝色的沉默。白雾茫茫之间,几只自在的水鸟于不经意间与驻足观望的我们撞了个满怀。于是一刹那,人与鸟、天与水、山与树便迎来了一次完美的交融。再望两岸之间,杨柳林立,万千的枝条自然地垂于水间,随江风摇曳。沙汀路旁,木石交融,屏风似的天然石壁环抱着蓊郁的古树,绰约的枝干缠附于石岩之上。

回过神来时,阳光已然划破云层,万物于是便被披上一层盛夏的光辉。行进中,空气平滑地进入胸腔,一呼一吸中皆夹有清新湿润的泥土芳香,使得当下的时光显得分外纯粹而又美好超然。

我们一路高谈阔论,沿着青石板路缓缓而上。路尽,一座高耸的石洞现于眼前。洞的一角系有两艘简易的木筏,因船身轻小,故吃水很浅。从容量看来,大抵只能容纳下三两游人;至于船身的材质,大抵由原木制造而成,只被涂了一层浅浅的清漆,通体呈现素朴的颜色。走近水边,正欲细细相看,却不曾防备洞边的低温,不禁寒颤连连,反而引出同行人的一串关怀与逗趣来。

看罢小船,我们不再逗留,穿石洞而过。路的尽头,是一条古朴而干净的石梯。拾阶而下,起初道狭而窄,后渐宽敞,可容五人并排前行。随着道路逐渐敞阔,口音各异的行人也渐渐增多。清一色的吊脚楼如长蛇般整齐地码开,带着徐徐的青烟出现在两岸之间。一片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息如卷轴般铺开,徐徐地出现于眼前。

这时,我们才敢迟钝地确定,我们已经行至沱江的中游了。于是,仅一个转弯,我们便与那扑面而来的湘楚之风撞了个满怀。只见黑瓦翘檐下捧出来一座高约百米的木桥,两侧密植古树。树下,还摆着几瓶枝叶肥厚而汁水充盈的芦荟。抬头,可见桥梁上耸着一块玄色的牌匾,牌匾上纹有金黄色的暗纹,其上有苍劲的两个大字——雾桥。

这是一座别有风味的桥,立于其上,古城沿江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前有云桥与之眉目传笑,后有跳岩与它遥遥相望。江水清绫绫的,宛若绸缎一般蜿蜒曲折地平铺于地面,自南至北,串联起水边的万家烟火。吃着早茶的游人们则悠然地立于木制雕花阁台边,脸上露出些欣欣然的神色来。在这片古楼下,几位慈祥的苗家阿妈正面含浅笑,一边与游客交谈,一边娴熟地翻动着手指,为游人编上几根彩辫来。这些阿妈的手上通常配有成串的银镯,稍一晃动,首饰之间便发出清响。她们身上的衣裙多为玄色,普遍绣有针脚细密而花样繁复的图腾。

这片灵动的江水来源于听涛山的深处,由点点水滴汇聚而成;然后日复一日,不知疲倦地向前奔涌,将岸两边的千姿百态拥入怀中,滋润养育着这片湘楚土地,也孕育出亘古不衰的湘楚文化来。隔着江面撩拨出来的陈年的水汽,我仿佛又看到了屈子的身影,听见了巫傩风情的楚辞歌谣,以及那历代文人墨客的喟然长叹。或许,当年的沈从文先生也同张兆和女士这样俯瞰过沱江;沈从文先生亦是怀着这般复杂的心情,才提笔写下《边城》吧。其中那些勇敢赤诚的爱情故事,无论何时读来都令人动容。

◆记录

刘爷爷的宝贝

武冈市思源学校初一77班 周子然

假期里,到朋友家玩,看到他房里挂有一个十分精致的相框。挂得很高,里面的相片看不太清楚。我想取下来看,被朋友急忙制止:"别动它,这可是我爷爷的'宝贝',爷爷知道了可不得了。"我见他如此说了,就住了手。于是,我俩就在他家一起做作业。但我心里还一直挂念着他家的相框,总想看个仔细才心甘。突然听见门外车响,原来是朋友他爷爷回来了。

一进门,刘爷爷见我在他家做作业,就乐呵呵地说:"子然,你哪天回来的?很久不见了,我还以为你把刘爷爷忘记了呢。"

"刘爷爷,您老现在身体可好呀,还能开车呀?"

"当然,现在国家一天比一天好,形势喜人,我很开心。我就是不想要身体好也是不可能的呀,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。"

"刘爷爷,想不到您越活越年轻,要多照照相,好把这美好的岁月多留住些呀。"

"还是子然聪明,和我想到一起来了。"

"你看,那就是我特地留下的呀。"说着他就指着那挂得很高的相框说。

"爷爷,能让看看吗?"

"当然,我给你取下来,让你看个够!"刘爷爷说完就拿来一条高凳,站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。

我高兴地接过相框,里面的几张照片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
第一张已是褪色的黑白照片:上世纪70年代的刘爷爷身穿一件短袖麻布褂和一条不合身的补了又补的裤子,脚上穿的是一草鞋。他挑着一担满满的粪肥,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走着。

第二张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着色照片:刘爷爷穿着一身新的卡织布衣服,脚穿解放鞋。他坐在一辆自行车上,看上去很有精神。

第三张是彩照:刘爷爷身着一件新衣服,脚穿一双发亮的皮鞋,站在新摩托车旁,后面是他的两层小楼房。他看上去精神抖擞,一点也不显得老。

第四张也是彩照:在极其豪华的洋房前,刘爷爷依偎在一辆别致的小轿车旁。他身着名牌西装,手上戴昂贵金表,脚穿铮亮名牌大皮鞋。只见他神采奕奕,满面红光又风度翩翩,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。

这时,我发现相框里还有一个空间没贴相片,就问:"爷爷,这里怎么不贴了呢?"

"这里嘛,我想贴一张——等孙子考上大学时,与他一起在大学校门口照的相片呢。"说完,他就对我的朋友笑了笑,意思是你能让我做到吗?

我赶紧接过话茬说:"等到那时,我也陪您老一起照吧。"

"哈哈,那简直是太好了。还是子然有志气!"说完后,刘爷爷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。

我对刘爷爷说:"刘爷爷您是如此乐观,难怪您老越来越年轻啊?"

刘爷爷呵呵大笑地说:"国家的富民政策使我们农民都富起来了。前几年我办了一个养猪场,年收入好几十万呢!现在我们农民住的是高楼,坐的是小轿车,吃得好、穿得好……"说着,刘爷爷就高兴地说起了他自编的顺口溜。

听完刘爷爷的一席话,我想:这就是亿万农民的心声吧。

(指导老师:熊正亮)